

無畫的畫家

我的小叔吳大羽

● 吳 崇 蘭（旅美女作家，著有彩虹夢、二哥吳南如等書）

留法六載學成歸國

吾鄉宜興，是個小城。盛產紫泥，以陶器聞名全國，尤以紫泥茶壺為勝。

提起宜興，人們即能聯想到茶壺。宜興是一個文化城，文人之多，如過江之鯽。歷代亦輩出名。即藝術家而言，近代則有徐悲鴻與我小叔吳大羽。大羽叔之名不及徐悲鴻，非藝術之罪。

大羽叔生於清光緒二十九年，公元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。卒於民國七十七年（公元一九八八）元旦。享年八十有五。大羽叔少年時，曾師事名畫家張聿光學習國畫。十七歲即任上海申報藝術編輯。兩年以後，赴法深造，就讀法國國立巴黎高等美術專科學院，從魯真教授（PROF. ROUGE）進修油畫。繼又入當代雕塑大師巴爾特爾（BOURDELLE）工作室習雕塑。在巴黎留學六載，始學成歸國。

上海昆明藝專任教

初，大羽叔執教於上海新華藝專。後來在蔡元培指導下，與林文錚協助林風眠在杭州創立國

立藝術學校學院（專科，即今浙江美術學院前身）任繪畫主任。

抗日戰爭爆發，大羽叔及嬌攜一子一女西行昆明。抗日戰爭勝利，國立藝專遷回杭州，大羽叔受聘為西畫系主任。桃李遍天下。

一九六〇年，復任教上海美術專科學校。繼轉入上海油畫雕塑研究室。

文革開始以後，大羽叔被認為反動新派畫祖師爺。所有作品，全部焚毀一空。身心飽受摧殘。四人幫被捕後，大羽叔出任上海畫院副院長、上海中國畫院顧問、上海油畫雕塑院顧問、中國美術協會顧問、中國美術協會上海公會理事、上海交通大學藝術系藝術顧問等職。可惜是時事事已高，又體弱多病，已經到了黃昏夕陽，生命落幕之時，未幾即病逝於上海。

畫家無畫欲哭無淚

大羽叔生性淡泊，又木訥不善交際。為了誠懇，潔身自愛，但亦有其怪脾氣。鄉人索畫，由我父子政轉達，無不應命。否則幾近六親不認。蓋我家雖為書香耕讀世家，其實只是小康。

大羽叔與我兄及三叔家堂兄出國留學，都是我父蠶田資助。我祖父冠儒公去世甚早。我父身為長兄，長兄如父，諸叔視我父親，猶如父兄。我父為前清秀才，思想則在時代尖端，出國留學之議，亦為我父一力主張也。

以吾叔之個性，吾家之境遇，大羽叔若不能週一有力人士提攜支撐，那能頻開畫展，廣為宣傳，躍登龍座？

大陸開放以後，我與大羽叔取得聯繫，約在一九八〇年左右。他那時年事已高。海外遊子，十分希望保有一張親人的畫，以慰鄉愁，傳為家寶。記得一九四七年，我在台灣工作時，曾向大羽叔求畫未果。（因我父早已去世。）此時重續舊話，得到大羽叔來信，云家中沒有成畫。不過他會去買顏料及畫布給我畫一幅。

收到大羽叔的信，我以為他是婉拒的托辭。我不相信一個畫家會沒有自己的畫，就像一個作家說他沒有自己的書，或沒有發表過的作品或存稿一樣不可置信。

後來我從側面得知他早年的巨幅油畫創作，諸如「岳飛」、「泉」、「果園」、「保衛中華

「……等等，多為日寇侵華時所毀。以後所繪的油畫，巨幅如「同鄉」、「豐收」、「東風草圖」等等，以及大量中、小作品，都毀於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。現在存留的作品，僅為晚年之作。有「公園早晨」、「芬芳」、「婆娑」、「滄茫」、「草色」、「諧韻」……以及草圖、速寫、素描……都存在中共的藝術博物館。他的家中，是真正的空無所有。

為此，我曾寫了一篇「無畫的畫家」，在中央日報發表，寫出一個畫家的悲音。其實，我很難寫出他心中的悲哀。能够保存在博物館中的畫品，算是幸運。也算是他唯一的安慰。但之前的作品，一再受到摧殘毀滅，不就像一個母親，一再遭到喪子之痛，而痛不欲生嗎！我為六叔悲傷，我為六叔欲哭無淚。

美好祝福四幅彩畫

大羽叔的畫，國畫方面，我只看到他為鄉人畫的扇面，及一幅長年掛在大廳的牡丹，鳳凰的中堂。牡丹的富麗堂皇，鳳凰的飄逸彩艷，這花中之王，鳥中之后的神韻，至今鮮明。

大羽叔的油畫，我只看到他最後為我作的四幅：「春在」、「色奏」、「韻步」、「彩奏」。他的油畫可說是寫實和印象的合璧。

那幅「春在」，只畫了一棵樹的幹，和幾朵紅色，白色的花和綠葉。近看，彷彿一團團的手印子。掛到牆上，拉開一段距離看，那花是花，樹是樹，葉是葉，花花樹樹葉葉，都有了生命。它們在風中搖曳，怡然自得。

「色奏」是用紅色、綠色、黑色及白色幾種主色調配而成。近看只見濃濃淡淡的幾種富有力道的顏色拼湊在一起。遠看，則彷彿是一個小房，有窗子、窗簾，一盞電燈在窗口被風吹得微微擺動。一張小桌上有花有果，花在放出它的芬芳，果在迸裂出它的蜜汁。靜中有動，動中充滿了力。

「韻步」是一片藍色的漩渦中，點綴着數點紅色。萬藍叢中數點紅。有人說：它像兩隻擬人化的火鷄，正昂首悠閒地在池邊漫步。有人說：它像一個少女，穿着大蓬裙，從旋轉樓上一步步走下來，而樓下廳正中央，另有一個少女在翩翩起舞。不管他是畫的人也好，鷄也好，那畫，只兩種顏色，卻有着美的畫面，舞的韻緻。有力的表現，有生命的脈動呼吸。

「彩奏」亦是以藍色為主，畫面有幾隻小鳥，彷彿與風，與樹，與花，與大自然一起在呼應歌唱。靈的歡樂，生命的喜悅，在那一刻都成了永恆。

步有韻，色常奏，春永在。活着，生命有旋律，有歡樂，有色彩。多美好的畫！多美好的祝福！

這幾幅畫，由中央研究院土癌專家汪嘉康兩次去北京開會之便，分別攜回。彩奏酬謝了青鳥使者汪嘉康。韻步、春在、色奏、三幅，分別為我二子一女所得。這是大羽叔最後之作。他不久即患手抖、眼疾，不能再作畫了。再不久即逝世仙去。

他的畫是禁止出國的珍品之一，這最後四幅

畫都沒有大羽叔的簽名。

兩岸畫人同表哀悼

我和大羽叔取得聯繫時，曾經寄了一小筆款去。表示小輩的一點心意。但是他立即將它寄給了我家鄉的繼母。並來信囑我不必掛他，他生活很好。後來我又寄去一小筆款，告訴他家鄉母親處我每月都寄款奉養，不必他掛心。寄款只是小小心意，請他勿拒。他收到款後，立即囑他女兒崇力，航空寄來一卷織錦絲絨，給我做衣服。他的做人行事，就是如此，無可奈何。

大羽叔排行第六，又是最小的，所以我們稱他六叔或小叔。六嬌壽懿琳，出身世家，美而賢。生女崇力，子崇寧都居上海。在那個時代裏，老式的人都有妻妾。新潮的人講浪漫。大羽叔終生沒有緋聞。一生只是作育英才，浸心藝術。家中存有藝術心得隨筆及詩稿一卷，是他僅有的寶藏。

張聲法國畫壇的趙無極，當他第一次到台灣舉行畫展，新聞記者訪問他時，他就曾提及教過他畫的大羽叔。我當時看到這段新聞，很為感動。覺得一位成名的學生，能够記得和推崇教過他的師長，很不容易。特別寫信去謝他。我們因此通了一封信。那時我們和大羽叔音信不通，生死不明。後來大羽叔過世，由老牌名畫家林風眠大師主持的治喪委員會名單中，也有趙無極的名字。

治喪委員會名單按姓氏筆劃為序，計丁天缺、丁錫滿、王個篲、王朝聞、劉開渠、劉振龍、

劉海粟、華君武、朱屺瞻、朱德羣、朱膺、孫學銘、李天祥、李可染、張樂平、張充仁、肖鋒、吳作人、吳宗錫、吳冠中、沈之瑜、沈柔堅、楊振龍、呂蒙、林文錚、林風眠、邱瑞敏、周長江、周碧初、俞云階、彥涵、涂克、趙無極、胡善余、唐云、徐昌酩、程十發、謝稚柳、葛維墨、蔡振華、詹健俊、顏文梁等四十位有名的畫家組成。

當時我也寫了一首悼念六叔的詩：

痛聞六叔大羽公仙逝

家國一別四十載，每念親恩雙淚垂。

魂牽夢縈總自哀，擬攜兒孫六月歸。

思鄉日念團聚歡，忽聞噩耗心欲碎。

深身自愛傳家風，桃李芬芳處處花。

平生淡泊如松柏，而今青塚作長眠。

月黯星沉人難圓，我心戚戚恨難填。

記得一九七八年十月，王藍、王鼎鈞、劉其

偉、徐樂芹、席德進等五位台灣的名作家、畫家，由王藍率領，自費組團周遊歐美，舉辦畫展書展，各以一支生花之筆，作宣揚國粹的文化大使。在抵達華府時，曾至我家作客。

席德進長鬚陋服，沉默寡言，後來在朋友王綺女畫家中得知外子周谷係他四川老鄉，攀談之下，原來他也是大羽叔的弟子。當他知道我與大羽叔的關係後，因為當時我不在場，他堅持要給外子畫一張像留念。可惜我與席德進有緣相會，卻無緣說到話，但因着大羽叔的緣故，我們彼此都算有一份神交之情。席德進返台不久即得病去

世，要不然，大羽叔的治喪會名單中，這位在台灣成名的畫家，也應當是一員吧！

喟然嘆息潸然淚下

從我有記憶以來，我與大羽叔見面相聚的機會無多。他赴法留學時，我還沒有出生。他歸國時，我才四、五歲的樣子。實足年齡更小。而他在家待的時間很短即外出工作。所以我對大羽叔印象不深。只記得他有一年回來省親；帶了嬌嬌，一子一女及女傭，他穿着藏青的西裝革履，戴着藏青的法蘭西帽，英俊瀟灑，嬌嬌穿着洋裝，外單藏青色大衣，足登皮鞋，美得像天仙。一妹一弟着毛線衣褲，外單羊皮襖。這樣的裝束，在那個年代，在我們的小城裏，真是豪華極了。我那時在讀小學，別說毛線衣，連要得到一件毛線背心也難如願。更遑論皮外套了。那時崇寧弟還很小，他的睡床及小被也都帶着。小被上釘着兩寸寬的顏色繡花邊，美麗得可以作今日的壁毯。

我父親兄弟四個：子政、子楚、子勉、大羽。我父政是老大。子楚是三叔，子勉是五叔。大羽是六叔。中間的老二大概早夭。老四是姑母，嫁在朱家。生有一子朱同人。未幾她即去世。姑夫再婚後又生一子一女。朱同人表兄即返家隨祖母生活。他的繼母及弟妹亦常來探視。那時我家與叔叔們已分家，所謂分家，只是分炊，依然同屋而居。大家在一個大門出進。各有專房廚竈。子勉叔與五嬸是表兄妹結婚，婚後生兩男兩女，即得肺癆病逝。他去世後，兩男一女又隨之天逝。所以朱同人表兄即隨祖母輪流在我家，三叔

家，五嬸家吃飯。大羽叔攜眷回家省親，不到三天都在我家吃飯。飯後，父親、三叔和大羽叔就在大廳裏來回踱步說話，總好像有說不完的話，那個親熱諧和鏡頭，深植我的心中。

我家食口浩繁。清末民初，我父設館教學，尚有收入。新學堂興起，父親就賦閒在家，以詩詞自娛。薄田數畝，為全家的衣食。平日生活都很節儉。合家吃飯的八仙桌，未經油漆（或者油漆已剝落不見？），已經用了很多年，十分陳舊，大羽叔回來，一起在陳舊的食桌吃飯。他帶來的女傭，私下對我家的女傭說：「這桌子好舊呵！他們家的地板比這桌子還光鮮漂亮呢！」

省親三日，大羽叔全家離家回去時，我們都到碼頭去相送。大羽叔這時在杭州藝專教書。杭州與宜興雖近在咫尺，對那時候的人們來說，仍然若遠在天涯。我們在碼頭上，大羽叔全家站在小火輪上，在汽笛嗚嗚的長鳴下，彼此招着手，小火輪漸行漸遠，我們的眼睛也模糊了。

大羽叔一家走後，那女傭批評桌子的話傳到我父耳中。為此我父特別叫木匠做了兩張楠木的八仙桌，油漆得紅光閃亮。放在大廳裏，我們家人吃飯，仍用那張舊桌子，只在客人來時，才用那新桌子。那兩張楠木桌子，我們雖然沒有用過幾次，但在抗戰時，日軍轟炸宜興，我家房子被震塌，竟救了躲在桌下的老傭人的命。她被鄰居從百礮堆中挖出來時，桌子無恙，她亦無恙。

大羽叔省親見過一面後，我就再沒有在家裏見到過大羽叔。再見大羽叔，是一九四六年，抗戰勝利後復員到台灣去工作。我在上海等船，大

羽叔居家上海，請我在餐館吃飯、飯畢，送我回居處時，他問我還缺什麼？剛從學校畢業出來，可說樣樣都缺。可最爲需要，而仍然缺如的，是一頂蚊帳。大羽叔便帶我去買了一頂美軍的軍用帳子，說：

「你去台灣，半年一載還是回鄉來工作，好有照應，這頂帳子，半年一載用後就丟掉好了。」

他當時堅持要送我到我的居處，一路上，他挽着我的手，過街穿馬路，我將八年來的流浪離情，說了哭，哭了又訴。我因爲父親已經去世多年，把大羽叔就當成自己的父親。他一路安慰我。大熱天，他的額頭上全是汗，襯衫也溼透，可他仍不肯脫下他的西裝。這就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。

至今，我仍保留着大羽叔給我的唯一的一封信：

蘭姪：生與死並，愛與恨俱。悲歡相乘，苦樂共源。有無虛實之際，語斷於靜，惱起於動。孔氏取乎中庸，不敢言死，老莊退逸，而大患不了。釋欲指挽禍害之未臨，起生命於既盡，雄心大苦。西方思想，一往無前，美則美矣，亦易窮蹙。悠悠者天，然復奈何？我入身心所據，乃一混雜而狹小之局面，故得寬放其心目，約束感情，寧志於一事，少作無為之妄動。念亦動也，動如頽山，勢不可止，勢

不可制。我遠行無期，後晤有待，一切好自為之。祈好

大羽十月十六日

大羽叔，不言的桃李，他沉默地思考，他沉默地耕耘，他沉默地努力創新。他沉默地忍辱負重。他平平淡淡的度過了他的一生。

我常常想：當我一個人對着落地長窗，望着天邊的雲，望着遠處的樹，我常常會想：如果，如果，如果大羽叔是一隻能言鳥，他的藝術生涯會是怎樣的呢？他的命運會是怎樣的呢？古人常說：識時務者爲俊傑。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」的時代已過去了。但是，在這人世間，仍然有太多太多的人，無法做一隻能言鳥，我不禁喟然嘆惜，潛潛然淚下，默默的哀悼了。

中外文庫

之三十七

彩虹夢

吳崇蘭 著

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醜小鴨。心高命薄夢成幻。愛情井。老母豬與貂蟬。老朋友、情書、我和他。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定價臺幣一百五十元優待「時代文摘」及「中外雜誌」訂戶祇收一百二十元。

定價新台幣壹佰伍拾元

聖文文庫 張大千外傳 隆重出版

戚宜君 著

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

本書爲戚宜君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詩人畫家饒客名士、仿石高手聳動藝林、御妻有術教子有方、敦煌面壁靜修苦行、石窟寶藏震驚寰宇、龍游大海時窮節現、環華菴中且安筆硯、異國情懷旅邸留香、回國定居落落葉歸根、摩耶精舍安度餘年、大千小事膾炙人口、繪畫藝事千鍾百鍊、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三十二開本，三百二十餘頁，另有珍貴圖片多幅，現已出書，定價臺幣二〇〇元，中外雜誌訂戶八折優待祇收一六〇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